

牡丹的拒绝

作者：张抗抗

它被世人所期待、所仰慕、所赞誉，是由于它的美。

它美得秀韵多姿，美得雍容华贵，美得绚丽娇艳，美得惊世骇俗。它的美是早已被世人所确定、所公认了的。它的美不惧怕争议和挑战。

有多少人没有欣赏过牡丹呢？

却偏偏要坐上汽车火车飞机轮船，千里万里爬山涉水，天南海北不约而同，揣着焦渴与翘盼的心，涛涛黄河般地涌进洛阳城。

欧阳修曾有诗云：洛阳地脉花最重，牡丹尤为天下奇。

传说中的牡丹，是被武则天一怒之下逐出京城，贬去洛阳的。却不料洛阳的水土最适合牡丹的生长。于是洛阳人种牡丹蔚然成风，渐盛于唐，极盛于宋。每年阳历四月中旬春色融融的日子，街巷园林千株万株牡丹竞放，花团锦簇香云缭绕——好一座五彩缤纷的牡丹城。

所以看牡丹是一定要到洛阳去看的。没有看过洛阳的牡丹就不算看过牡丹。况且洛阳牡丹还有那么点来历，它因被贬而增值而名声大噪，是否因此勾起人的好奇也未可知。

这一年已是洛阳的第九届牡丹花会。这一年的春却来得迟迟。

连日浓云阴雨，四月的洛阳城冷风嗖嗖。

街上挤满了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赶来的看花人。看花人踩着年年应准的花期。明明是梧桐发叶，柳枝滴翠，桃花梨花姹紫嫣红，海棠更已落英缤纷——可洛阳人说春尚不曾到来；看花人说，牡丹城好安静。

一个又冷又静的洛阳，让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你悄悄闭上眼睛不忍寻觅。你深呼吸掩藏好了最后的侥幸，姗姗步入王城公园。你相信牡丹生性喜欢热闹，你知道牡丹不像幽兰习惯寂寞，你甚至怀着自私的企图，愿牡丹接受这提前的参拜和瞻仰。

然而，枝繁叶茂的满园绿色，却仅有零零落落的几处浅红、几点粉白。一丛丛半人高的牡丹植株之上，昂然挺起千头万头硕大饱满的牡丹花苞，个个形同仙桃，却是朱唇紧闭，洁齿轻咬，薄薄的花瓣层层相裹，透出一副傲慢的冷色，绝无开花的意思。偌大的一个牡丹王国，竟然是一片黯淡萧瑟的灰绿……

一丝苍白的阳光伸出手竭力抚弄着它，它却木然呆立，无动于衷。

惊愕伴随着失望和疑虑——你不知道牡丹为什么要拒绝，拒绝本该属于它的荣誉和赞颂？

于是看花人说这个洛阳牡丹真是徒有虚名；于是洛阳人摇头说其实洛阳牡丹从未如今年这样失约，这个春实在太冷，寒流接着寒流怎么能怪牡丹？当年武则天皇帝令百花连夜速发以待她明朝游玩上苑，百花慑于皇威纷纷开放，惟独牡丹不从，宁可发配洛阳。如今怎么就能让牡丹轻易改了性子？

于是你面对绿色的牡丹园，只能竭尽你想象的空间。想象它在阳光与温暖中火热的激情；想象它在春晖里的辉煌与灿烂——牡丹开花时犹如解冻的大江，一夜间千朵万朵纵情怒放，排山倒海惊天动地。那般恣意那般宏伟，那般壮丽那般浩荡。它积蓄了整整一年的精气，都在这短短几天中轰轰烈烈

地迸发出来。它不开则已，一开则倾其所有挥洒净尽，终要开得一个倾国倾城，国色天香。

你也许在梦中曾亲吻过那些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花瓣，而此刻你须在想象中创造姚黄魏紫豆绿墨撒金白雪塔铜雀春锦帐芙蓉烟绒紫首案红火炼金丹……想象花开时节洛阳城上空被牡丹映照的五彩祥云；想象微风夜露中颤动的牡丹花香；想象被花气濡染的树和房屋；想象洛阳城延续了一千多年的“花开花落二十日，满城人人皆若狂”之盛况。想象给予你失望的纪念，给予你来年的安慰与希望。牡丹为自己营造了神秘与完美——恰恰在没有牡丹的日子里，你探访了窥视了牡丹的个性。

其实你在很久以前并不喜欢牡丹。因为它总被人作为富贵膜拜。后来你目睹了一次牡丹的落花，你相信所有的人都会为之感动：一阵清风徐来，娇艳鲜嫩的盛期牡丹忽然整朵整朵地坠落，铺散一地绚丽的花瓣。那花瓣落地时依然鲜艳夺目，如同一只被奉上祭坛的大鸟脱落的羽毛，低吟着壮烈的悲歌离去。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烁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萎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遁。它虽美却不吝惜生命，即使告别也要留给人最后一次惊心动魄的体味。

所以在这阴冷的四月里，奇迹不会发生。任凭游人扫兴和诅咒，牡丹依然安之若素。它不苟且不俯就不妥协不媚俗，它遵循自己的花期自己的规律，它有权利为自己选择每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它为什么不拒绝寒冷？！

天南海北的看花人，依然络绎不绝地涌入洛阳城。人们不会因牡丹的拒绝而拒绝它的美。如果它再被贬谪十次，也许它就会繁衍出十个洛阳牡丹城。

于是你在无言的遗憾中感悟到，富贵与高贵只是一字之差。同人一样，花儿也是有灵性、有品位之高低的。品位这东西为气为魂为筋骨为神韵只可意会。你叹服牡丹卓尔不群之姿，方知“品位”是多么容易被世人忽略或漠视的美。

走过冬天，走过你自己

--致一名轻生女青年的信张抗抗

小苗同志：

收到你的来信，心里一直难以平静。我知道你不需要空洞的劝说和安慰，那么怎样给你回信才能对你有哪怕一点点的用处呢？我犹豫了很久。

你初中毕业才 17 岁就当兵，6 年后退伍回乡，又在镇上获得了固定的工作，应该说，你的经历在你周围的同伴们中间还是比较顺利的。为什么你竟然会陷于如此深切的绝望之中？即使由于某些原因你失去了工作，家庭婚姻关系也逐渐恶化，可你才 29 岁，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这样一颗年轻的心滋生了死的念头？

当然，我相信，生命的魅力就在于它只有一次。那种不同的元素、细胞、基因组合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它消失了便再也不能复原。无论对于它自己还是对于别人都不可替代。

大自然最终赋予了理性和智慧的人类，对于死亡更有一种超于动物本能之上的恐惧，因为只有他们真正懂得死亡意味着什么。从古到今，“存在便是一切”的信条支持着人和人类度过了最危难的时刻，生的渴望创造了无数的奇迹。

也许你会以为我是知青中的一个幸运儿，一个佼佼者，一个获得了许多同代人羡慕与企望的荣誉、名利和幸福的人。其实不然，我的父亲在我两岁时就因所谓的政治问题被开除党籍，之后调离工作。我自幼在一种家庭出身不好的沉重精神压抑下长大，初中毕业“文化大革命”开始，1969年远别秀丽的江南家乡到北大荒一个农场劳动，在农场一待就是8年，其间当过农工，制过砖瓦，上山住帐篷伐树清林，下水田施肥除草，什么都干。曾经有过一个家，很快又破裂，1972年就离了婚……后来十几年也一直再没有调回杭州父母身边去，一人漂泊在外，客居异乡。这中间还经历过失恋，经历过一个单身女人开拓事业的种种艰难。包括流言蜚语、诬陷诽谤，还经历过对自身价值的怀疑和绝望，经历过瘦弱的身体几次意外手术以及至今还在折磨我的颈椎骨质增生。尽管以这一切巨大代价换来的自尊自强和事业上微小的成绩给予我慰藉，尽管我现在有了一个真正理解我、关心我的丈夫和安逸的家庭，但面对莫测的人生，我不能说那些痛苦和遭遇已经永远地结束了。但我能感觉到，在自己孱弱的生命中，时有一种肉体的生命与精神的生命较量的激情。我总不甘心只有人才能拥有的自我意识会被那个肉体凡胎的痛苦所吞噬，我不甘心。在我看来，人生恰是这两种生命构成反复搏击的过程。我要在痛苦中成为我自己。

是一粒草籽还是一棵树种，在它出生到这个世界之前，它却不能为自己做出选择。我并不相信命运和这一切都是“命定”之说。但我承认这是一种先天无法选择的客观存在。从人存在之日起这一切都已经被决定了，这是一个无可更改的自然法则，尽管它并不合理……可有谁规定过世界诞生时就应该公平地对待每一种生物呢？于是作为小草，便有无法成为大树的苦恼，作为大树，偶尔也会羡慕小草与土地如此亲密，但它们仍然要尽自己的力量去生长，在后天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努力改变自己。它生命的新价值不能由割草人、伐木人来裁决；芦苇不会因为牧羊人不喜欢它而变成废物。真正的上帝是自己。当我们步入社会之后，我们常常会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与孤独，在被不断破坏和摧残的大自然中，我们看到人的邪恶与贪婪。生命中充满了利己的本能和原始的冲动。它渺小、卑琐、丑陋不堪，我们甚至会失声叫出：人原来是这样的！中国文化历来回避人的灵魂交锋，每当人生陷入良心的骚动不安时，那种几千年遗传下来的自我调适功能便将心理底层的愤懑、幽怨一一消除清扫，表现出非凡的忍耐和平静，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少有在极度痛苦的精神崩溃后获得自我的超越。

当我们身上洒满落日的余晖在雾霭中欣赏群山的瑰丽，当我们在皎洁的月光下倾听大海深沉的呼吸时，我们心头会对人生涌上一种怎样复杂的情感——难道不正是由于对生命一般意义的否定，才使我们更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心中对于一切生命更深刻、更博大的爱和依恋。难道不正是因为爱它，我们才会如此勇敢地直面生命的消亡，寻求自我的净化和人格的升华。

生命诚然渺小，但它确也可以伟大；人诚然卑劣，但许多人确也向往崇高。生命在人心中是不可能被否定的，否定的只是故我，人固然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利否定自己，选择结束生命的方法，但这种否定证明是你的抗争、

你的自救，还是你的怯懦、你的逃遁？我想说的是，这两种否定决不是一回事，前一种否定会使你获得新生，后一种呢？也许就将从此使你堕入永久的黑暗之中。我是多么希望：你能活得“真实”。这种“真实”不再是自欺欺人的自我谅解和苟且偷安，而是对人生和现实的真实认识与把握。那时候痛苦不再是生命的消极的反证，而是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强大的动力。

好了，写得太多了。但愿我的理解没有同你的想法南辕北辙。

祝你顺利！

张抗抗

埃菲尔塔沉思

在印象的底版中，它只是一座电视剧塔略高些的大铁架；而在视线所及的图像中，它又淹没在巴黎挤挤撞撞的建筑物中间，只露给你一个纤瘦的顶部。即使是在它对面的人类博物馆广场的喷泉边上眺望它，它也似乎只是一个小摆设，甚至，有那么一点被压抑的冷峻。

我总没有想到它竟会如此之高——当你来到它的面前，站在它的脚下的时候；当你尚未抬头，仅仅感觉到它笼罩的阴影的时候；当你完全抬起头，却望不到它的全部，而要向后仰着身子，扶住你的帽子或眼镜儿，眯着眼寻找天空的时候，你才会确实地明白它的高度，明白它的气势，明白它的骄傲。

这是一个广场，一块空地。它从一个平凡的基点拔地而起，不需要铺垫和过渡，那么轻易而又无情地甩下了世俗和浮尘，傲慢地兀立云端，俯视全城……

我是要登塔的。上去寻觅它的眼睛、窥视它的灵魂。它太高了，世人的眼，难以与它平行。我是要上去的，默默企望一次没有国界的超越，一次没有阶梯的升华。

我凝视它，仰望它，唯独没有、没有膜拜它。我相信它不是不可企及的。它只是有点儿象一座火箭发射基地，不知要把它的客人们送往哪里。

我听到耳边的风呼呼响，紧张地抽搐着的风，拍打你，推动你，如巨鸟扑翼，直贯长空。你是一记雷声，一道阳光，一束电波，一条飞船，轻轻扬扬却又闪电般地穿过大气层，突破大气层，抛开大气层。我睁开眼，密封的电梯舱内，四周是人。风被隔绝在远远脚下与上天，只是在鞭笞我的神经。风在这里变成了速度，变成了晕眩——我只觉得地面迅疾地脱离我的脚跟，向一个无底的深渊坠落。笔直地、赤裸裸地坠落下去，如悬崖上坠落的石块，无遮无拦，无法无天地要去撞击地层深处。地壳在下陷，在沉没。而四处空荡荡，一片汪洋，一个无可攀挂，无可扶靠、无可呼救的绝境。人竟是如此孤立无援，如此微不足道么？我有些惧怕，又有些怜悯自己。我为瞻仰它的伟大与雄奇，才执意汇入登塔的人群，奇怪的是我竟然感觉不到电梯的上升。我只是觉得从我登上铁塔的那一刻起，巴黎便开始庄严地降落。它疯狂地钻入地底。我透不过气来，这透明的铁盒子，快闭上你恶魔的眼睛，我想出去！

巴黎依然在飞速下沉。我无可逃遁。蓝天在黑色的云缝里闪烁——那

些黑色的原始森林一般的钢架，从我的头顶两边炸裂开去。是用那透明的铁盒子撞开的么？就象汽车的窗玻璃掠开路旁的树枝。蓝天忽然近了，又忽然远了，远得更加冷酷。永远被那一双双黑色的手臂阻拦着。时而又是无数根钢缆铁索，缠绕你，勒紧你，使你永远无法到达那个超然于一切之上的境界。

无意间，我抬头仰视，砰然心跳——我忽然发现了自己是在上升，那钢缆挣断了，那黑手垂落了，那云朵变得浓亮了，可是，透明的铁匣子还在疯狂地往上升，一个劲地向上升，象是要冲破什么，又象是要挣脱什么，咯咯地向上，象是咬着牙根的声音，象是绷紧骨骼的声音，固执而又痴迷地向上升。它象是永远也升不到头了，永远也不会停下来了。因为它无论升得多高，仍然无法接近它——那个蓝色的梦想。

我曾以为自己象火箭一样被发射出去了；我曾以为我离开了地面；我曾以为我离天空很近很近了——当我同隔绝的风在一起的那些瞬间。

我们走出透明的铁匣子，阳光似乎仍然是那么不冷不热。天空仍然是那么不远不近。巴黎城，安然无恙地静卧在绿丛带似的塞纳河两岸。只有小轿车变成了玩具；房屋变成了模型，人呢？可惜我没有带望远镜。

于是我知道铁塔究竟有多高了（虽然我永远也弄不清那个数字），——我有多高铁塔就有多高。那是一座有弹性的铁塔呀。

于是我知道铁塔究竟有多大了，——“那是巴黎圣母院！”“那是蓬皮杜艺术中心！”“那是蒙马特教堂！”“那是小纽约！”

巴黎多大铁塔就有多大。也许还不止。一本书上说过，万里无云时，塔顶上可望到外省……

从神经中解放出来的风，无忌地挑逗着铁塔，摇撼它、敲打它。

我曾以为那历经一百多年风雨的锈铁会呻吟，会晃悠颤栗……据说它的最大摆度是十八厘米，此时它却纹丝不动，不必担心它会断裂倒塌。这在工业革命的辉煌中屹立的巨人，似乎雄心勃勃地要同那天边席卷而来的新浪潮作一番耐力的较量。它不会退出，不会退出的，虽然它已是上一个时代的标记，一百年前它却曾经是作为一个标新立异的怪物，在一片嘘声里，诞生于巴黎城的古迹之中的。

塔顶平台上游人如云，这威严古板的铁塔，我原以为你是拒人之外，高傲无情的——我却发现你是一个不露声色的老父，将那各种肤色各种头发的孩子都拥在你的怀里，一任他们纵情玩乐、观赏，又走散去，天涯海角，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在你的视野里……

有一对少年在塔顶的窗边接吻，多么高的吻。有一对青年在电梯里接吻，多么快的吻。

铁塔是仁慈的，温暖的。假如我不到铁塔来，我将永远对它存有那么无知的偏见和戒心……

我不知我应该怎样下去，或者说，我希望永远也不要再下去。人到达过那样的高处，对地面便有了淡漠；人有过那样的恐惧，对安全便有了蔑视；人走近过那蓝色的梦想，又不得不回到原处，便尝到探险的悲哀。因为那不是山的高度，不是悬崖的恐惧，而是人在一个世纪之前的真实创造，是一个永远矗立的丰碑。你没有接近过它，你便没有权利轻视；有一日它终会化成一堆废铁，但它曾独一无二地存在过。

当它存在的时候，在巴黎城挤挤撞撞的建筑物中，它雄奇，却也孤独。它没有对话者。

只有风，只有云，只有鸟，是它寂寞的伴侣。无数双温热的手抚摸它冰凉的铁杆，它的内心却依然孤独。

白罌粟

我自幼见到的罌粟花都是红与紫的，却不知这个世上竟还有白罌粟。

—

十年前的冬天，快过春节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压得整个连队没有一条可通行的路。我是从雪窝里趟过去的，鬼哭狼嚎般的老北风把人的骨髓都吹凉了。我跌跌撞撞地爬上那墓地似的高坡，如果不是出气口插着几粟挂满白霜的高粱秸，你根本就无法找到这倒楣的菜窖。

狮子头！的阳光使我一时什么也看不见。

狮子头！

没有人答应。整个菜窖没有一点声音。风在头顶的旷野上尖叫着，而这里，却是宁静的。我在黑暗中站了一会，慢慢看见那狭长的地上堆放着的一排排整齐的大白菜。白菜显露着淡淡的绿色，散发着一股略带潮霉的气味。几盏昏暗的油灯发着微弱的光，照着木柱的影子，我脊背上感到一阵阴森的凉意。

狮子头！

过道那头，传来悉碎的响动，一个影子慢慢朝我走过来。我头发都竖起来了。如果不是他的一双脚在移动，我真会以为自己大白天遇上了一具僵尸。他在离我不远的柱子下站住了。戴着一顶秃了毛的尖顶山羊皮帽，一双大（革儿）（革拉）上缠着绑腿；油亮的，肥大的棉裤，以及一件瘦小的旧棉袄里裹着的弓起的背，使他的整个身子变成了一种十分奇怪地形状。他那黄瘦的脸，干枯的皮肤，瘪塌的嘴，僵硬的下巴，使人觉得生命似乎早已离开了他。我无法看到他的眼睛，因为他一只低头瞅着地上。

我的头皮不由倏地一麻，心里骂了一句：

二劳改！

买脆（菜）？脆（菜）都是上好的……

我听出来，这是个广东人。

什么‘脆’不‘脆’，我找狮子头！

他微微抬起头，慌张的看了我一眼，默默回转身，朝黑暗的过道走去。说实话，跟着这么个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东西呆在这四下无人的地下，真得有点儿胆量呢。这个农场，前身是个老改农场，文化大革命中，刑满适放的就业人员，有些家在城市，不愿回去挨斗，就留了下来，在农场感着最苦最累或是技术性较强的活儿。我们管他们叫“二劳改”。

他提着马灯，在前面走着，犹如一个恍惚飘摇的影子。在这个影子里曾经是否有过灵魂呢？我想。即使有过，现在大概也早已死去了……

他在菜窖的尽头停住了脚步，战战兢兢的地把马灯略微举高了一点，仿佛害怕那微弱的光亮会照见自己的丑陋。

我听见了一阵肥猪酣睡似的呼噜声。在着与世隔绝的菜窖里，自然不怕妨碍了任何人，灯光朝着地上的羊皮袄中裹着的一张胖圆的脸。

我用脚踢他。这个“狮子头”，没死没活地向连长请求来看菜窖，原来是这么个美差。让人家替他干活，他睡大觉。他学会雇工了；可雇工还得花钱呢！

他不情愿的坐起来，揉着红红的眼睛，是夜晚打扑克熬的。

啥事？搅了我的好梦！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电报和一封揉皱的信递给他。说实话，不到这种万不得已的地步，我是决不会找“狮子头”的。他是我原先初一时的同班同学，我初中快毕业时，他初一期末考试才头一回及格。可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却“能耐”起来了，一夜之间戴上了手表，骑上了“飞鸽”。有一回还跟我夸耀破四旧时他亲手打死过一个地主婆。去年秋天我下乡到了这个农场，人地生疏，也不知从哪儿就冒出来个他，好歹也算个熟人。虽说他干活不咋地，又懒又贪，但比起那些耍嘴皮，搞小汇报整人的人，总还强那末一丁点儿。

我在他身下那羊皮袄里坐下来。刚要开口，听见旁边不远地地方有一点细碎的声响，好象是那老头在整理采垛。

我有点不放心，努努嘴，说：“他？……”

敢么！

我于是心急火燎地告诉他，我表妹从桦州来信，说她的父亲在哈尔滨病重被送进医院，身边无人照顾，母亲去了干校，根本不让回家回去，她想请假回去，可身无分文。他刚刚下乡插队半年，分红才得了三块钱。实在没办法，才求我这个在农场挣工资的表哥。而我这个穷光蛋，这月三十二元钱工资，扣除了十元钱的大衣费，又买了一顶帽子过冬，伙食费能否对付到下月开支还是个问题呢。

狮子头

我说：“他爸以前是公安局长，现在是‘牛鬼’。”

他又问：“他咋不向队上的同学借呢？”

哪敢那！我也是偷偷的，谁一听这事儿都不敢借。跟你说实话，你不会去揭发吧？

狮子头儿意思，不过，这钱，可不好弄，要多少？”

二十

他跳起来，往那铺着一层细沙的地下吐了一口（口垂）（口末），说：“谁有那么多？开大银行啊？有点儿富余的，早变成老白干进了连长的肚子了……”

狮子头自己装的……”

远远传来收工的钟声，“狮子头”的耳朵比猎犬还灵。他麻利地戴上簇新却脏的棉帽，套上黄大衣，就拽我往窖口跑。

今晚食堂吃包子，快！

你无论如何得想想办法……睛，疼的我眼泪也涌出来了，我只得停下。

这时，有人轻轻拍我的肩膀，接着，一双冷冰冰的手伸到我的脸上，很快翻开我的眼皮。那双手上有一股新鲜的白菜气息，好象是一片柔软的菜叶代替了手绢，沙子抹去了，眼睛不疼了。

我睁开眼睛，透过模糊的泪水，看见我面前站着他，那个老头。他依然弯着腰，眼睛瞅着地下，好象他的腰从来不曾直过。我上了梯子，没有说谢谢。

唔……唔……大声。

我回过头去看他，见他正斜眼瞧我。

天哪，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好象一口深深地陷在沙漠中的枯井，干涩而荒寂，混浊的眼珠，像一潭枯井中的死火，这会儿却奇怪地闪着几丝善良，温

和的光波。

我诧异了，他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他伸手到那油腻的衣襟里去掏着什么，一面呐呐地说：

不要卖，卖半导体，留着听个歌儿，解解闷……你要钱，我，我借给你……

他呐呐的说。

我愣住了。我为这突然降临的运气庆幸，表妹得救了！

他战战兢兢的把钱递过来，厚厚的一叠，是一块钱一张的，破旧而又肮脏，攥在他鸡爪似的手心里。

我刚要伸手去接，突然冷静下来。

你要干什么？坏蛋，你做梦！快滚开！”

我气喘吁吁地爬出了菜窖，浑身激动的直打哆嗦。“狮子头”早已等的不耐烦了。

你根那老司头罗嗦些啥？

没啥。

我听见了。

我不做声。刚才那突如其来的怒火是怎么回事呢？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你真傻。

不，我这点聪明还是有的。干坏事怎么办？不管怎么样，这种阶级敌人……”

狮子头

你真没白拿中学里那么多一百分儿。阶级敌人？你以为个个都像书上写的，台上演的那样搞破坏，想复辟呀？！我怎么就没见着过？他平白无故拉你去干坏事？他何苦来者！”

这是他们的本性……

本性？啥叫本性？就说这老司头，要说他多听话有多听话，我就是让他把我的尿喝下去他也得干。”

我有点恶心。

连他自己也常说，这些年他接受改造，从鬼变成了人。要不是儿子下了乡，家里没人，他也早回广东老家去了。不借白不借，傻狍子。”他露出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我替你保密，谁也不会知道。你得明白，除了他，谁也不会借给你这二十块钱的……”

我俩分手时，星星出来了，雪地闪着幽蓝的寒光，天上地下都是冷冰冰的。

二

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姨父死了，表妹跪在他灵前哭……

我出了一身汗，心蹦蹦乱跳。醒了，再没有睡着。天刚亮，我就起床了，提心吊胆溜出了宿舍。

我在通往菜窖的那条小路上等着他。“狮子头”说过，老司头每天要比他早上班两个小时，晚下班一个半小时。

西北风吹得我脸生疼，帽（竹上簷下）都挂了白霜。我决定接受“狮子头”的建议；这是我头一回听他的话。

老司头终于来了，提着饭盒，弯着那永远直不起来的腰。

我忽然想逃开，逃得远远的，我明明憎恶他，却要利用这种憎恶去获得他

的好处.我成了什么人?!

他草丛我身旁擦边而过,目不斜视.他就要走过去了,我忽然意识到一种机会的失去,大喝一声:"站住!"

他机械地站住了,慢慢抬头看了我一眼,似乎有些吃惊.

昨天.....昨天的事.....

他听懂了,茫然点点头,却没有任何表示.他是在计较我昨天的态度吗?不,他的眼睛虽然暗淡无光,却是和善的.

我.....去了,掏了半天,掏出一个小纸包.他小心翼翼地揭去那张纸,把那里叠钞票塞在我手里,喏喏说:"原想寄给儿子的,先不寄了吧....."

我拿钱的手颤抖了一下,他还有儿子?.....他叹了一口气,默默走了.竟没有提一句让我什么时候归还他诸如此类的话.

那以后一连好几个月我没有看见过他.他上工的时候我们还没起床,他下工时我们早已上了炕.开冻化雪后,菜窖就扒晒了,剩下几根骷髅似的横梁,也不知他被调去干什么活了.表妹那里很少有信来,听说姨父的病是一点点见好了,姨妈也从干校回了城.那二十块钱,表妹的信上除了"收到"两字以外,再无别的表示,我当然也不会再提.可是月复一月,竟然就抽不出钱去归还老司头.三十二元钱的工资,除了吃饭还要抽一口烟.我学会了抽烟,也能喝上二两老白干了,否则每天下了班有多无聊呢,半个月放一部.图书馆子到是有一个,全是天>,我倒着都能背下来,里头有个马小辫,妄想变天.....

我差不多每月都想把那钱还上衣,可是每个月都落了空.我于是特别怕碰到他.我悄悄向"狮子头"打听他的下落,"狮子头"说:"春天开荒点没人做饭,调他去做饭了.如今不是又该掐瓜秧子了吗,他该回来啦.这老头,啥都能干,早先地主要雇这么个长工,准得发大财!"

狮子头

那是一个下雨天,不能出工.我们在宿舍里政治学习,我靠窗口坐着,心不在焉地听着想念报纸.突然,我的眼睛盯住了前面不远的一个黑影,我浑身冰凉,周身麻木,好象到了世界末日:没错,是他-老司头子,枯槁的面容,干瘦的身影,披一张白塑料布,象一个幽灵,正向我们宿舍走来.他来干什么?一定是来找我要钱了?他等急了?乖乖,这事儿要让连队领导知道了可不得了,起码得开我一次批斗会.瞧吧,我也便宜不了他.

我蹦下地,想把他堵在门外训斥一顿.可临出门的时候,我留个心眼在玻璃上张了一下.我呆住了-他正用铁锹在挖门前那条水沟,水沟一会儿就疏通了,堵住的脏水顺沟向东淌去,西头是瓜地.他站在雨中看水流得差不多.就转身走了,对这边宿舍,他连眼睛也没抬一抬.....

我松了一口气.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瞒过"狮子头"的眼睛.吃过中饭他爬到我炕上来,扔给我一根握手烟,挤着眼睛说:

怎么,你还没开窍哇?

我不懂啥叫"开窍".

你还惦着那二十块钱那?真是头傻狍子.告诉你,不拿白不拿,你不还他,他又能咋的你?没凭没据,谁能证明他借给你二十块钱?!他去告你,谁会相信他?!你不会反咬他个诬陷!"

我听得气都透不过来.我再不成器,可从没敢往这上打主意.这怎么可以呢?借钱不还,赖帐,不是比强盗,小偷更坏吗?我总还没坏到这份儿上.

狮子头

你怎么不明白,他们和我们不是一个窝里的羔子,他们这一辈子,有赎不清的罪!人和人不是平等的;连长就是对我们,还那么凶呢!"

窗外地原野一片昏黑,雨在不停地下着.我觉得冷,觉得可怕.....

不久以后,连里开了一次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批判会.老司头被押来站在头一排,他站立的姿势引起全连队男女老少长时间的哄笑,他们说那是电影里头标准的坏蛋,一个孩子还上前去推了他一下.批判他的罪名是他向菜排的一个家属介绍了一副治小孩腹泻的草药方子,让别人发现了.连长说老司头不认真接受改造,乱说乱动,是妄图复辟,要加强对他的监视,命令他去掏厕所.那个家属又哭又闹地检讨了一番,说她情愿她的儿子重新拉肚子,也不上阶级敌人的当了.

你欠下了人民还不清的债,这笔账是得算清的!

我坐在角落里,不寒而栗."狮子头"在远远的地方向我作鬼脸,我明白他的意思.我朝天花板喷出去一口烟,周围的一切都模糊了.去他的老司头子吧,既然他欠了人民还不清的债,白送我二十块钱也算不了什么.

三

从上个星期开始,我一跃变成了连队里自由自在的神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当上了连队的通讯员,每天骑车到八里地外的一个邮电局去取报纸信件和汇款.连队的通信员忙是忙些,可谁也管不着.

这天下午我送信回来,跳下自行车刚要进屋,发现门口站着一个人,一身黑,背对着我,差点把我吓了一跳.

他慢慢地转过身来,低头看着地,嘴里不知咕噜了一句什么.

老天爷!是他,-老司头子.

比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更瘦了,微微喘息着,一只手按着胸口,好象那里头有什么重负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似乎看见了我身上的绿色邮包,便伸出一只手到衣襟里去掏.

我的头皮发麻,以为那掏出来的一定是一张借据.我的脸发白了,厉声说:"你要干什么?"

他哆嗦了一下,抬起眼皮,这才发现是我,竟然呆住了,那灰暗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欢喜的光泽.

好久,好久,没见你了.....回答,一边把手从衣襟里抽出来,掌心里有一个小纸包,包得严严实实.

他好象是有个儿子的,我突然记起来了,好奇地问:

儿子?干什么的?

跟你一样,是知识青年,在广东乡下.....那村子穷,靠我寄.....

你老婆呢?

他头又低下去了,一直垂到胸前.

我犯了事,她就走了.....

不知是什么东西扎了我一下,我的心竟不自在起来.说完,他默默地走了.

我打开纸包,见里面放着二十块钱,二角汇费,还有他儿子广东的地址,下面署着他的名子司徒恭.我这是第一次知到他的名子.

我打算明天就把这笔钱寄走.

可是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这天傍晚的班车带来了我的表妹,

一个漂亮而骄傲的小公主,她爸爸恢复了工作,她已经调回城里去了,离开桦川,顺道来向我告别.我不明白她怎么还想着我,总不是因为那二十块钱吧.她在女生宿舍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提出来要我送她上佳木斯逛逛,我请了一天假,高高兴兴地坐火车去了佳木斯,看了电影,逛了商店,下了管子,吃了冰淇淋,虽说玩得痛快,我心里也直打鼓:赶明儿找对象,可不能找我表妹那样的人;她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你三百六十天挣的钱全花光.临上火车,在车站食品部发现了凤尾鱼罐头,她欣喜若狂地叫起来:"呦,太好了!爸爸最爱吃,这回爸爸又要夸我了!"

我到背兜里去掏钱,手却怎么也拿不出来了.我存着侥幸的心理又搜索了一遍背兜.嗨,我摸到了什么,硬邦邦的一个纸包.啊!我想起来,这钱是老司头的汇款.

买十个!十个!

我犹豫着,心里明白这钱是不能再动用了.但这时表妹回头看了我一眼,她的眼光好象有一种什么魔力,我乖乖把钱递送上去.

回连队的路上我想,等下个月老司头再来寄钱的时候,我就把这二十加上,一块儿汇走.

可"狮子头"却很阔绰,他经常鬼鬼祟祟地到深夜才回宿舍,有时喝得酩酊大醉.他不知哪来那么多钱.有一天晚上,从他的裤袋里滚出一颗*色*子,我明白了.

狮子头啦!"

我推开他,心却怦怦跳起来.事情明摆着:唯一可能得到的"额外收入"就是干这个!但是,跟"狮子头"混在一起可不是什么好事,听说他偷"二老改"的表卖钱买酒喝.再说,赌博这种事.....我怎么能干?

发工资的日子到了,老司头却并没有来寄钱.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他,问他这个月怎么不来给儿子寄钱,他说他是每隔两个月寄一次的,免得儿子为取钱耽误工分.我怕他向我要上越的汇款收据,急着要走,他却问我他有信没有,说他儿子每次收到钱总要来信的.....

我的心格登了一下:我霉寄出钱,他哪能收到回信啊!.....

我闷闷不乐的回宿舍去,在大车班附近碰到了"狮子头".他眼睛红红的,不知又在哪里喝了酒.看见我,嬉皮笑脸地迎上来,不由分说拽着我就走.我想挣脱,他却死死不放,踉踉跄跄把我推进了一间乌烟瘴气的小屋,里面围满了人.

我横下一条心!-干一次!只要挣四十块钱还账,就心满意足了.可是,好运偏偏不找我,我一上手就输了六十,那骨子莫非长眼睛?.....

我昏天黑地走出来,真想大哭一场.

又发工资了,许多人到我这里来办理汇款.老司头也来了.他交给我包好的二十块钱.在屋角磨蹭了一会,低声问道:

没有我的信么?

我不忍心看他,那眼睛里没有一丝活气,好象从坟墓里出来.

问什么,有了我会给你的!

我选择了四个"二老改"的汇款单扣下了,凑足六十块钱赔给"狮子头".这个月我非但没能把上次老司头的二十块钱补上,反而又挪用了他的二十块钱.我为什么偏偏要扣他的?大概因为只有他,连收据也不曾向我要过吧.....

最后一只大雁飞走了得空旷的田野了已下了一层薄薄的小雪地凛冽的北风又开始刮起来了。

这天,我从支局驮回了一大捆杂志回来,天傍黑了,心一急,在转弯的大道上,险些儿撞到道边的一棵枯树上去年然而那棵"树"忽然活了,用凄凉的声音说起话来我有些发毛,跳下车定睛一看见却是老司头子.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寒风里面看起来已经等了好久了.

我儿子,没有来信么?

那声音是凄切悲凉的,犹如一只受了伤的老狼在呻吟.他不是问"有信么?"而是问"没有信么?"大概希望用最坏的打算来换取意外的欢乐.

没,没有,没有.....

该来信了.....总不会出什么事?.....

他跟在我的后面走着,嘀咕着,那枯树一样的身影,好象风一吹就会折断.我飞快地蹬车,躲进黑暗中去了.

四

眼看又快到春节了,我开始积极准备回家探亲.

我第四次心安理得地动用老司头的汇款,补齐了我的差额.

狮子头过一回钱.我没干.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当我是傻瓜?`二劳改'的钱包都捏在你的手掌心里....."

你胡说!

我恨透了"狮子头",也恨我表妹,更恨我自己.

这天我早早就去邮局取信了,我在火炉边分发着信件;这是我的习惯,分完了回去省事.忽然,一只揉得很皱的信封上,几个字闪入我的眼帘:"司徒恭父亲收".

信封已经破裂开了一道口子,露出里面薄薄的信纸.

不知什么东西在撩拨着我的心,使我坐立不安.我偷眼看了一下四周,没有人注意,便伸出手指,用小时候做弹弓的灵巧劲,轻轻把信勾开了.

下面是我看到的信的原文:

爸爸:我已经半年多没有收到您的信了,也没有收到您寄来的钱包我到葵山邮局去查过,他们都说没有.我担心您是不是生病了.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世上就剩下我孤令令一个人了.....

我们队上的劳动还是很重,春天遭了灾,现在只能吃番薯,南瓜.我的腿上生了一个疔疮,没有钱买药,也没有钱买油,锅都生锈了.....

爸爸,您一定要好好接受改造,将功赎罪.您什么时候能回来探亲呢?我已经忘了您是什么样子了.....

字迹模糊了,看不起清了.我这是怎么了?鼻子酸酸的,眼睛热辣辣的难受,头也晕起来了.趁人不注意,我夹着邮袋溜出了屋子.

旷野上的空气,清新而洁净.无边无际的雪原,象一块巨大的白布,把一切肮脏与丑恶都罩在它的底下.世界上的是非你说得清吗?那喜鹊叫得多好听.乌鸦令人讨厌还不能就因为一身黑;其实它却并没有干什么坏事儿.不管老司头过去有多少罪,但他也改造了这么多年,也已经刑满了,他总是个人,是个有儿子的父亲,即使他不配享受有儿子的幸福,他儿子总该享有父亲的温暖吧.

我却干了些什么呢?我能忘记自己爬地垄沟的滋味吗?而他儿子,是同我一样的知识青年.....小时候学过一个词儿,叫做"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多年

不见提起,莫非也被专政了吗?

八里地不知怎么骑到了头.我浑身冒汗,扔下邮袋重又蹬上了车,顶风赶了十八里路来到镇上.

回来的时候,我腕上的手表没有了,换成九十元的票子.

第二天我便将八十元钱汇往广东乡下.

吃过晚饭,我从铺底下抽出十元钱,是上个月工资里的烟酒钱,加上卖来剩下的十元件捏在手心里,然后把"狮子头"从宿舍里叫出来.

跟我走一趟.

去哪?

菜窖!

连队今年新盖了砖窖,老司头就在菜窖里烧炉子.我叫上"狮子头",自然有道理,要让他亲眼看见我把二十块钱还给老司头.

月亮出来了,雪地一片惨白.风好象把一切都吹灭了,连人们心头残存的热气.

厚厚的白雪几乎封住了菜窖小小的木门,敲了半天,老司头才来门.他看见我们两个,竟好象有些害怕起来,到好象我们是来同他要债似的.他放下手里正编的柳条筐,从角落里拿了几个土豆要烤给我们吃."狮子头"抓了极根胡萝卜嚼起来,有点不耐烦.

多暖和的菜窖呀,弥散着一股新鲜的白菜气息.北方的冬天,只有在这里才能看见绿色.可这唯一的绿色,属于一个行将就末的老头子.

老司头坐在我对面的一块木头上,第一次敢面对面地瞅着我.他看得那么入神,专注,简直叫我不好意思起来.

我儿子,一定也象你这么大了.....他说起话来,也象你这么爱吸鼻子.....的眼角上升涌出了亮晶晶的泪,迷迷糊糊,喃喃自语.

我忽然想到,难道这就是他肯借钱给我的原因么?快一年了,他并没有让我为他做过任何一点细小的事作为报酬.难道这仅仅只因为他,可怜一个同他儿子一样单身在外地青年么?.....

还没有信来?.....

在路上.信,在路上走着.....

在路上?皱纹舒展开来,干瘪瘪的嘴唇微微张开,露出缺了的门牙-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微笑;如果这能算作笑的话.

我站起来,脸在发烧,我什么话也没说,把攥在手里的二十块钱,轻轻放在老司头枯干的手掌上.

他抽搐了一下,把头深深地垂下去了.他紧抓着钱,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炕稍去,从墙根上摸出一只铁盒子来,小心翼翼地把钱放了进去.

这回路费差不多了,我想回广东去,看看孩子.....总得回去看看才好.....唉,年青错一时事悔一辈子哟....."他象是对自己说.

我偶尔一回头,吓了一跳-"狮子头"正眼巴巴地盯着老司头手里的那只铁盒子,嘴都张大了.那眼睛里流露着贪婪,凶残的光,叫人毛骨悚然.

菜窖的大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听得见老司头的咳嗽声.月光照着这白色的高坡,真活象一片墓地.不过老司头将从这里走出去了,去同他的儿子团聚,那时炎热的南方,没有冰雪也没有风霜.

狮子头

你说,他这样的人死了,是不是同死了一条狗差不多?

我没有回答他。

第二天中午,我去食堂打饭,听大伙吵吵巴火说菜窖里死了一个人,没人再敢去拿菜了.我的心像被重重地击了一下,腿也软软的,赶紧打听死者是谁;虽然我已想到了他。

还有谁?老死(司)头子呗.都快归天地人了,还攒哪门子钱?叫人给抢了,定是不干,才被打死的....."

人们议论着,毫无顾忌地谈笑着,表示自己的愤怒.没有人同情他,真的,干吗要同情他呢?.....

只有我心里明白,我归还给他那笔小小的款子使得他付出了一条人命的代价.凶手是我带去的,可是我能对谁来讲清这一切呢?我能证明自己无罪吗?

我回家探亲去了.在家一呆就是半年.第二年夏天,拿着姨父给我弄好的返城证明,去农场办户口.在镇上正好碰到了游斗抢劫杀人犯"狮子头"的刑车."狮子头"一点没见瘦,他的目光无意同我相遇,慢慢把头转过去了.然而他的表情仍是满不在乎.那空漠而抱屈的神情像是在问:"打死一个`二劳改',也算犯法?....."

我办完关系离开连队的前一天,曾一个人悄悄到土坡上去了一次.我想到老司头的坟上去看看.可是哪像个坟?长起了青草的土堆前面,连个木牌也没有.几只老鸹在松林上盘旋,凄厉第叫着,好像忠实地在为死者唱着哀歌,只有那漫坡如雪的白婴粟,洁白纷繁一片,水一般柔顺的花瓣,在荒野上无声的摇曳.....

我自幼听人们说:婴粟是毒品;他们却不知,如用的适量,婴粟也可作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洁白的婴粟花,白得叫人心醉.我久久望着它们,默默无言,心里好似有一有什么在渐渐(更生)醒起来。

